

收稿日期:2024-04-12

袁枚科举经历考述

王正兵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袁枚的科举之路颇为顺畅,但相关传记却记述简单,尤其对其博学鸿词试前的科举状况及参加顺天乡试的前后经过,缺乏较为完备的考述。梳理袁枚的科举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强烈自信和独特个性的形成过程。袁枚的科举经历对他后世的仕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他对清代科举八股取士“不以为然”的态度,则成为他选择诗文创作以“立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关键词:袁枚;科举经历;仕宦生涯;博学鸿词试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6-0087-10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江苏文脉”2021年专项项目“袁枚传”(21WMB014)。

作者简介:王正兵(1967—),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6.080

袁枚,字子才,号存斋、简斋,隐居随园后,乃以随园为号。他“幼有异禀”^[1],7岁求学,12岁考中秀才,博学鸿词试虽报罢,后来竟连捷京城,从而实现了读书求仕之目标。袁枚的科举之路颇为顺畅,但相关传记却记述简单,尤其对其博学鸿词试前的科举状况及参加顺天乡试的前后经过,缺乏较为完备的考述。比如:袁枚研究专家王英志先生在《袁枚评传》第一章“求学应试”中断言:“他尚未正式参加过乡试。”页下注则解释说:“袁枚在其他著述中从未提及在杭州参加过乡试。”^{[2]70}其说到参加顺天乡试时则曰:“袁枚在师友的资助下,终于取得参加顺天乡试资格。”^{[2]84}但事实并非如此。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从袁枚考取秀才开始,到殿试折桂结束,对他的科举经历详细梳理,考述如下。

一、少年秀才动杭州

雍正五年(1727),12岁的袁枚考中秀才,六十年后,他回忆此事,赋《重赴泮宫诗》记述其事曰:

忆昔袁丝年十二,簪笔学趋童子试。门前已送好音来,阶下还骑竹马戏。其时学使王交

河,面取经书讽倍多。……并行敢逐先生后,倚宠仍眠大母怀。诸姑伯姊欣欣到,替我梳头向我笑。看着青衿试短长,劝拖锦带休颠倒。恭逢先帝御明堂,服采新颁诏数行。已入黉官换短褐,更教雀弁耀银光。^①

诗中传达出这样几条信息:

一是袁枚考取秀才的年龄。据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记载:“童试三年两考,丑、未、辰、戌年为岁考,寅、申、巳、亥年为科考。”^[3]雍正五年为丁未年,县试、府试的考官正常由知县、知府担任。袁枚出生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初二,此年刚好12岁,考官为学使王交河,说明他参加的是岁考。因此,“门前”之“好音”正是袁枚考取秀才之事。“竹马戏”,古时儿童游戏之一,唐代就已存在。李白《长干行二首》(其一)写道:“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4]可见此游戏历史悠久,且流行甚广。“竹马戏”取材简单,一根小竹竿即可,玩法简易,将竹竿置于胯下“骑”之而行。袁枚正值童年,好动顽皮,虽考取秀才,但童心未泯,忆及此戏,依然回味无穷。

二是提及业师史玉瓚先生。袁枚在“并行敢逐先生后”注曰:“受业师史玉瓚先生同入学。”据《史先生墓志铭》记载:“枚生七岁,受《论语》《大学》于史先生。十二岁,与先生同补弟子员。十九岁,先生卒。……先生姓史,讳中,字玉瓚。”^②史中为汉溧阳侯遗裔,后移居浙江。根据袁枚生卒年推断,史中约生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37岁担任袁枚业师,42岁时与袁枚一起考取秀才,成为县学生员,卒年为雍正十二年(1734),终年49岁。

史中性“狷狭修谨”,即偏激、量小,做事容易冲动,尤其喜欢较真,对学生过于严谨:“或背书不熟,畏受师嗔;或督课谨严,覬覦客至。”(《寄张有虔先生》)^③当然,他也有“沂水春风”之时,《祭妹文》记述袁枚与三妹袁机共读《诗经·郑风·缁衣》一章,“适先生多户人,闻两童子音琅琅然,不觉莞尔,连呼‘则则’”,“多户”言其步伐大且快,符合史师“长身瘠立”之特征,“莞尔”谓其笑态,“则则”摹其声音。袁枚少负奇气,尤好谈兵:“幼年负奇气,开口谈兵书。择官必将相,致身须唐虞。”(《杂诗八首》其五)应该是受史中影响,“(先生)尝携枚过钱塘门,观浙帅大阅,旌旗蔽野,铁骑成列而下。先生斜睨其阵,又数数按其营帐,大言曰:‘谬耳!不可以战。’”(《史先生墓志铭》)从阅兵时的排兵布阵,就能断定其“谬”,史中兵法之熟稔显而易见,可惜其一生“落落不偶”,空有一腔抱负。

三是岁试学使为王交河先生。王交河名兰生,字振声,号垣斋,直隶交河(治今河北泊头)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赐举人,六十年(1721)因“内直久,精熟性理,学问亦优”^{[5]10273},赐进士,雍正四年(1726)十月至七年(1729)九月,任职浙江学政^{[6]2642-2644}。其时,钱名世、查嗣庭等案相继爆发,世宗不满:“朕闻浙江风俗浇漓甚于他省,若不力为整顿挽回,及其陷于重罪,加之以刑,实有不忍,朕意专遣一官,前往浙江省问风俗,稽查奸伪。”^[7]敕命浙江专设“观风整俗使”一职,由河南学政、光禄寺卿王国栋担任,同时暂停浙江士子乡、会试以示惩罚。据史料记载,唐代贞观年间,曾置“观风俗使”以“巡省天下观风俗之得失”,世宗再设此职于浙江,针对性虽强,效果却并不明显,但暂停科考,浙江士子的仕进之路充满着不确定性,影响颇大。直至雍正六年(1728),浙江学政王兰生奏请,“上深许之,命浙江士子准照旧乡、会试”^{[5]10273},此事才圆满解决。

王交河主持的丁未岁试,袁枚印象非常深刻,与其同入泮者有钱琦、张有虔、张映辰、王廷泰等,未入泮者有龚本、申发祥二人。龚本,字立夫,复试时因“着绣领红袴”而为王交河先生“所呵”

① 文中所引袁枚诗歌均见袁枚《小仓山房诗集》,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壹),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文中所引袁枚古文均见《小仓山房文集》,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③ 文中所引袁枚尺牍均见《小仓山房尺牍》,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随园诗话》卷十二第二七则)^①;申发祥,号南屏,“权奇倜傥,有温庭筠之风”,因“代人赴考”而遭王交河先生“斥革”(《随园诗话补遗》卷七第一一则)。可见,龚、申二人被黜,与浙江“风俗浇漓”不无关联。乾隆二十四年(1759),袁枚作《诸知己诗》,序云:“枚少也贱,长登仕途,好我者中心藏之。今生四十四年矣,伏而不出,发有二色,所报可知。每学张步自呼负负,计不与形骸俱化者,惟有文字。”其一即为《礼部侍郎浙江提学王公兰生》:“奕奕王交河,许作童子郎。胶庠骑竹马,观者叹道旁。”“胶庠”,语出《礼记·王制》:“周人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8]后世通称“胶庠”为学校名。袁枚将王兰生引为“诸知己”之首以感激其知遇之恩。

四是进学庆典。于景祥《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述要》对考取秀才有这样的描述:

单是其进学庆典——簪花礼就荣耀得很:院试录取之后,学政在考棚大堂召集新生行簪花之礼,留州县的秀才称州县生员,拨到府学的叫府学生员。各个府、州、县收到学政下发的新生名单也即“红案”之后,便通告新进秀才们在约定的日子里经过蓝袍雀顶的特殊装扮,然后集中到官署的大堂里,设宴簪花,确实扬眉吐气。饮酒戴花之后,又由府、州、县官率领,到文庙拜谒孔夫子,到学官明伦堂拜见学官。^[9]

所以,“好音”传来,袁枚“着青衿”“拖锦带”,换去“短褐”,戴上“雀弁”,可谓忙忙碌碌,家中“诸姑伯姊”更是喜笑颜开。

二、三战秋闱皆失利

袁枚在《与浦之秀才第二书》中说:“四战秋闱,自不惬意。不敢有闕于有司。”四次“不惬意”,显然指的是连续参加了四次考试,但均告失利。“四战”之说,当指雍正七年己酉、十年壬子、十三年乙卯等三次乡试,加上乾隆元年(1736)秋天举行的博学鸿词考试。袁枚参加的三次乡试考述如下:

雍正七年(1729)己酉,袁枚参加科试,其《答碧梧夫人》诗序云:“余年十四,与其曾祖讳陈典者同赴己酉科试。”陈典,即孙陈典。碧梧夫人,指孙云凤,浙江按察使孙嘉乐之长女,与妹妹孙云鹤皆为袁枚女弟子。雍正己酉乡试,孙陈典考中解元,袁枚第一次参与即未举。

雍正八年(1730),袁枚“受李安溪先生清植知,补增”(《随园诗话补遗》卷一第二八则),即成为增生。李清植,字立侯,号穆亭,福建安溪人,大学士李光地之孙,同年十一月初七迁翰林侍讲,出督浙江学政^{[6]2645}。次年,杨绳武主政敷文书院^②,袁枚“窃闻先生绪论,至今佩服勿谖……皆余所录存诵习者也”(杨绳武《古柏轩文集》卷首袁枚序)^{[10]30}。杨绳武,字文叔,江苏吴县人,康熙癸巳翰林,“根柢深厚,行安而节和”,袁枚仰慕其文,后以少时习作《郭巨论》和《高帝论》二文求教,得其赞曰:“文如项羽用兵,所过无不残灭。汝未弱冠,英勇乃尔!”(《杨文叔先生文集序》)

雍正十年(1732)秋,袁枚再赴科试,后以遗才参加乡试,其《子不语》卷十七《随园琐记》谈及此事曰:

壬子乡试,将赴科考。是日五更,梦遇门斗李念先于路,摇手曰:“勿去,勿去,相公科考不取,遗才不取,须大收方取耳。”是时科考遗才最宽,余自问必不至此,后一如其言。因念补廪录科事甚小,而机先动。及后登进士、入词林、改县令,杳无预兆,何也?^{[11]321}

“科考不取,遗才不取,须大收方取”,袁枚对此次经历记述颇为详细:科考未取后,他参加了

① 文中所引《随园诗话》均见王英志主编:《袁枚全集》(叁),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敷文书院,又名万松书院,位于杭州府仁和县万松岭,故名。前身为唐代贞元时所建之报恩寺,明代弘治年间,浙江右参政周公本以寺僧不检,乃废其寺,改建为万松书院。康熙五十五年(1716),圣祖御赐“浙水敷文”扁额,遂更名为敷文书院。

遗才选拔,由于此次“遗才最宽”而获取乡试资格,但第二次参与仍未获隽。当然,袁枚也有收获,即与侯嘉缙“订交”。“予壬子乡试,见有野而古者,危冠高履,口僊音,目眈眈斜视,如深山怪松,磊砢自异。识者曰:‘此天台侯嘉缙也。’予窃已奇之。与订交,廓落无町畦,益相爱。号夷门子,字元经。”(《侯夷门墓志铭》)

雍正十一年(1733),世宗谕旨:

近见各省大吏渐知崇尚实政,不事沽名邀誉之为。而读书应举者亦颇能屏去奔竞之习。则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12]558}

这是清廷倡导书院之始。敷文书院由此被敕为省城书院,获赐银一千两,为读书士子“膏火之用”。

袁枚因“制府观风,受知于程尚书元章”(《杨文叔先生文集序》),而进入敷文书院学习。程元章,字冠文,号坦斋,河南上蔡人,时任浙江总督。书院距离袁家二十余里,袁枚“夜不能归,辄借榻湖州沈谦之、永之寓所”(《随园诗话补遗》卷四第四三则)。沈谦之、永之,即沈荣儒、荣昌兄弟,二人均为其书院同学,后沈荣昌以幼女全宝适袁枚之子袁迟。

由于年龄偏小,袁枚在敷文书院备受瞩目。书院环境的清雅、老师的博识、门墙的林立、诸贤的争胜,使他刻苦钻研的热情高涨而炽热,尤其遇到“文战”,“先子曾经共讲堂,每于文战得联床”,“每逢会课,与先君同榻”^[13],他更是彻夜不眠,精心准备,务求一争高下。袁枚意气风发,争强好胜,决不认输的个性得到了充分展示,也给他招致了诸多忌恨:“余少时气盛跳荡,为吾乡名宿所排。”(《随园诗话》卷十二第四七则)《随园诗话》还记述这样一则材料:

江西帅兰皋先生,名念祖,督学浙江,一时名宿,都入网罗;半皆苏耕余广文为之先容。苏故癸巳进士,长于月旦;吾乡名士,多出其门。惟余年幼未往。……苏先生闻之,招往矜宠,以不早识面为恨。先辈之爱才如此。(《随园诗话》卷十二第四五则)

帅念祖先生出任浙江学政的时间为雍正十一年五月廿五日^{[6]2647},经他拔置的“名宿”竟然有一半来自于苏耕余门下,可见苏在书院势头之盛。苏耕余,名滋恢,余姚人,“官杭州教授十余年”(光绪《余姚县志》卷二三),乾隆《杭州府志》卷六二载其任职时间为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乾隆元年(1736),袁枚求学于敷文书院正在其任内。“月旦”,也称“月旦评”,《后汉书·郭符许列传》云:“初,劭与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14]即:许劭与从兄许靖喜欢品评乡党人物,每月都会更换品题,从而成为汝南习俗之一。苏耕余“长于月旦”,显然不是许劭那样的客观品评,更多的应该是贬低、讥诮、嘲讽,其所“矜宠”的“名宿”自然也是物以类聚。袁枚《诸知己诗》其二说得更直白:“杭州苏司业,群士附如毛。非其所荐者,窃窃愁琴焦。”“司业”,官名,隋代时,国子监以祭酒为长,司业则为祭酒之辅佐。可见,苏耕余在书院职位极高,话语权相当重要,依附于他的“名宿”多如牛毛。袁枚“年幼未往”,所遭受的排挤、打压肯定不少。由于学政帅念祖先生的垂青,苏耕余才“招往矜宠,以不早识面为恨”。“先辈之爱才如此”,袁枚晚年的这一声感叹可谓大有深意。

雍正十二年(1734),袁枚参加岁试,《随园诗话》记曰:

帅公来时,余年十九,考古学,赋《秋水》云:“映河汉而万象皆虚,望远山而寒烟不起。”公加叹赏。又问:“‘国马’‘公马’,何解?”余对云:“出自《国语》,注自韦昭。至作何解,枚实不知。”缴卷时,公阅之,曰:“汝轻年,能知二马出处足矣;何必再解说乎?”曰:“‘国马’‘公马’之外,尚有‘父马’;汝知之乎?”曰:“出《史记·平准书》。”曰:“汝能对乎?”曰:“可对‘母牛’。出

《易经·说卦传》。”公大喜,拔置高等。(《随园诗话》卷十二第四五则)

帅念祖的“叹赏”“大喜”,是对袁枚的充分肯定,他此前所遭受的种种不公正非议随之一扫而光。“拔置高等”则为考取了岁试第三名的成绩,这在《子不语·随园琐记》中也得到佐证:

余姨母王氏,得疾将死,忽转身向里卧,笑吃吃不止。其女问之,曰:“我闻袁家甥将补廩,故喜。”时余犹附生也。姨卒之次年,竟以岁试第三补廩。^{[11]319-320}

“补廩”,即成为廩生,“食饩”(《随园诗话补遗》卷一第二八则),虽然仍为秀才,但可以定期获取政府发放的廩米,还可以为童生报考生员提供担保而得到额外收入,这给袁家窘迫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助力。袁枚是幸运的,帅念祖不仅让他的书院生涯圆满收官,也使他对未来的仕进之路信心满满,所以,“兵科给事中浙江提学帅公念祖”在他的“诸知己”中排名第二:“帅公无先容,拔我升前茅。按剑对夜光,掘狱出毫曹。”(《诸知己诗》其二)

雍正十三年(1735)春,袁枚还参加了浙江省的博学鸿词选拔考试,未举。此次应试,源于十一年世宗谕旨:“朕延揽维殷,辟门吁俊,敦崇实学,谕旨屡颁。宜有品行端醇,文才优赡,枕经薛史,殚见洽闻,足称博学宏词之选者,所当特修旷典,嘉与旁求。”^{[12]569}世宗重开博学鸿词科,要求特别宽泛,而且年龄不拘,可惜各地应者廖廖,浙江更是在两年之后才举行选拔考试。《随园诗话》记之甚详:

雍正乙卯春,余年二十,与周兰坡先生同试博学鸿词于杭州制府。其时主试者:总督程公元章,学使帅公念祖。诗题是《春雪十二韵》,因试日下雪故也。(《随园诗话》卷十四第二九则)

周兰坡,名长发,号石帆,山阴(治今浙江绍兴)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最终获得推荐,同时受荐者还有十七人^①。袁枚年仅弱冠,与诸多名宿同场应试,未获荐举,实属正常。

本年九月,世宗驾崩,高宗弘历继位。秋季,袁枚参加科试,名列前茅,其时“在帅学使幕中阅卷者,邵君昂霄也。”(《随园诗话》卷十二第一二则)邵昂霄,字丽农,余姚人,精历算之术,乾隆元年举博学鸿词。袁枚第三次入闱乡试,仍报罢。

三、鸿词试京城折戟

袁枚在浙江三次乡试接连未举、博学鸿词选试也受挫,信心遭遇到前所未有之困境,他的科举仕进危机如何才能破解?

乾隆元年(1736)正月,父亲袁滨让其投奔叔父袁鸿,《随园老人遗嘱》对此记载道:“汝祖因叔父健磐公在广西金抚幕中。”“广西金抚”即广西巡抚金钊,字震方,号德山,汉军镶白旗人。

袁枚西行之路十分困窘,先是“苦无路资。适耕南之兄东升就馆高安,挈余同至署中,赠金一笏,才得裹粮至粤”(《随园诗话》卷十二第四七则)。接着是受尽饥寒,经历险境,尤其离开高安后,他只身远行,舟过江西彭蠡,夜半时分突然狂风大作,其《夜渡彭蠡风浪大作》诗云:

半夜颠风欺客过,夺取孤舟当箕簸。桅折群惊大纛崩,灯昏不辨何舱破。骑虎由来势莫停,驾鳌且向西南征。满眼黄泉不见路,呖喻但闻龙蛇声。青芦飒飒汔而止,长老大呼吾生矣!拍拍群鸥扶浪起,彼此相看面如纸。衣裳都付宓妃洗,一身之外水而已。编诗不编前甲

① 据杭世骏《词科掌录》记载,浙江总督程元章最终荐举十八人,分别为:严遂成、厉鹗、周玉章、杭世骏、沈炳谦、齐召南、张橘建、周长发、汪沅、周琰、周大枢、万光泰、陈士璠、邵昂霄、程川、孙诒年、李宗潮、钱载等。参见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学林类17,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版,第32-34页。

子,坠地重生从此始。

夜半狂风,桅折船倾,身落于水,险些丧命,路途惊险,读之竟如身临其境。再有叔父责怪,“叔父一见怫然道:‘汝不该来。’我惶恐无措。”(《随园老人遗囑》)“怫然”一词写出叔父的嗔怪及无奈,“汝不该来”一语使袁枚如坠冰窖,“惶恐无措”更写出他的茫然和绝望。

俗语云:绝处逢生。袁枚叔父次日便带他去巡抚衙门八桂堂拜访金鉉,“公奇枚状貌,命为诗,大异之”(《广西巡抚金公神道碑》),即:袁枚年仅弱冠就以诗才而得到赏识,留其于幕中月余。《随园诗话》则曰:“公每见属吏,谈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诗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动作。余在屏后闻之窃喜。探公见客,必随而窃听焉。”(《随园诗话》卷一第九则)由此可见,金鉉对袁枚之诗才赞叹不已,袁枚因受知于金公而“窃喜”难禁,两人可谓相得甚欢。当然,仅有诗才显然不够,让袁枚技惊四座的还是一篇《铜鼓赋》。铜鼓,原是西南少数民族召集部族成员之用,金鉉此前曾获得“汉伏波征交趾之所铸,而武侯擒孟获之所遗”(《铜鼓赋》序)的铜鼓两面,一者送至朝廷,一者留于抚衙。金鉉让袁枚即兴代作《铜鼓赋》以试其文才,袁枚援笔立就,金鉉叹赏其“甚瑰丽。会开博学鸿词科,遂疏荐之”(《清史稿·文苑二·袁枚》)^[1]。袁枚《谢金抚军荐举博学鸿词启》引用金鉉奏章云:“本朝鸿博,停五十七年。廩生袁枚,才二十一岁。奇才应运,卓识冠时。臣所别荐,止此一人。”这里的“止此一人”存有争议,袁枚《吴棕坪太史〈淞砚斋图〉》诗序曰:“乾隆元年,余与翰林前辈吴棕坪先生同受广西金中丞知,荐鸿博。入都时,先生鬓发全白,而余一领青衿,年才弱冠,同试保和殿上。”袁枚自己承认并非一人,联系奏章中的“别荐”一词,金中丞所荐广西鸿博之士实为二人。

“一纸封章荐衿衡,秋风八月动行旌”(《途中见荐章感而有作》),乾隆元年(1736)八月初,袁枚北上赴试。金鉉对其照顾得十分周到:“送银一百二十金,遣人办装,护送至京。”(《随园老人遗囑》)从投赴叔父时的失意迷茫,到离开广西时的春风得意,如此强烈的反转,袁枚确实未曾想过。因此,金鉉自然成为其“诸知己”之一。

九月二十八日,鸿词试在保和殿进行,《随园诗话》卷五记曰:

乾隆丙辰,召试博学宏词。海内荐者二百余人。至九月而试保和殿者一百八十人。诗题是《山鸡舞镜》七排十二韵,限“山”字。……二百人中,年最高者,万九沙先生讳经;最少者为枚。全谢山庶常作《公车征士录》,以先生居首,枚署尾。己亥枚还杭州,先生之少子名福者,持先生小像索诗。余题一律,有“当年丹诏召耆英,骥尾龙头记得清”之句。(《随园诗话》卷五第七三则)

据《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乾隆元年九月下”记载:“御试博学鸿词一百七十六员于保和殿,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吏部侍郎邵基阅卷。”^[15]⁵⁹⁰清廷公布的“一百七十六员”应当更为确切。应试者中年龄最大的是万经,年逾八旬,最小者为袁枚,年仅21岁。

据上海图书馆所藏袁枚试卷可知,本次博学鸿词试共考两场:第一场袁枚分别完成了《五六天地之中合赋》《赋得山鸡舞镜》《黄钟为万事之根本论》三篇文章;第二场则依次录了《经解》《史论》各一篇。袁枚考试时才思敏捷,“得意疾书,吟声彻大厅”(张凤孙《袁简斋寄秋帆甥诗四首末章见忆及仆和韵柬寄》其一夹注)^[10]⁶²,遭到卫士的多次呵斥。

十月三日,鄂尔泰等将阅卷时挑选的“优卷”进呈高宗,得旨:“考取博学鸿词一等五名,二等十名。”其中,刘纶、潘安礼、诸锦、于振、杭世骏五人“俱著授为翰林院编修”,陈兆崙、刘玉麟、夏之蓉、周长发、程恂五人“俱著授为翰林院检讨”,杨度汪、沈廷芳、汪士镠、陈士璠、齐召南五人“俱著授为翰林院庶吉士”^[15]⁵⁹⁷⁻⁵⁹⁹。显然,袁枚再次落选。“力尽自堪酬太子,魂归何忍见田光?英雄祖钱当年泪,过客衣冠此日霜”(《荆卿里》),他自比荆轲刺秦之失利,充满着怀才不遇的悲愤之情,

更有无颜面对金钊的深深愧疚。

应该说,召试失利对袁枚是一种打击,但其文名传扬却是不争之事实:“仁和袁枚子才,廪生,奉天金公有国士之目,力荐于朝。在诸徵士中,最为年少,兼有美才,一时名满日下。”(杭世骏《词科掌录》卷一三“袁枚”条)

四、科场连捷九天闻

三次秋闱失利,召试也报罢,终于使袁枚开始反思自己的科举体验:“仆少不好作《四书》文,虽入学,虽食饩,虽受荐于房考,而心终不以为然。心之所轻,烟墨知之;遂致得题握管,不受驱使。”(《与浦之秀才第二书》)由于“不好作”,才会“心之所轻”,那么,此前所作的所有努力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他必须另辟蹊径,再作思考。当然,这一过程注定不会简单,而首要任务就是解决生计问题。

袁枚遇到了高景蕃:“今天子元年冬,余试鸿词科,报罢。落魄无归,饭先生家三月有余,至今常涕泣追思。”(《礼部主客司郎中兼鸿胪寺少卿高公墓志铭》)高景蕃,字崧瞻,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1724)进士,时任礼部主客司。“落魄无归”,可见袁枚当日之困窘;“三月余”,可知其明年春之前食宿无忧;“涕泣”,则包含了诸多感激之情。《随园诗话》还记述此间与李光运相交事:

丙辰冬,余游土地庙,见美少年,揖而与言,方知是李玉洲先生第三子,名光运,字傅天。问余姓名,欣然握手。……时予才弱冠,广西金抚军疏中首及其年;傅天阅邸报,先知余故也。(《随园诗话》卷八第八二则)

因为与李光运偶然相识,袁枚与其父李玉洲结识并拜入门下:“其年秋,余荐鸿词科入都,受知于公父编修重华公,世所称玉洲先生是也。”(《浙江按察使李公墓表》)李玉洲,名重华,“以禄养留京师,则日与缙绅及故交之闲居者连为诗社,或聚徒课文,文章益富,贤豪趋赴益众”(刘大槐《翰林编修李公墓志铭》)^{[10]71}。袁枚在李府还结识了诸多文士:“沈、张两观察,又同举诗社于李玉洲先生家,往来尤狎,今皆先后化去。”(《随园诗话》卷十一第二则)沈即沈廷芳,字晚叔、椒园,号荻林,浙江仁和人,丙辰召试获选;张即张栋,字鸿勋,震泽(治今苏州吴江)人,与袁枚“有车笠之好”(《随园诗话》卷十第六二则)。“车笠”语出周处《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虽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16]意谓人与人之间的友情不因贵贱贫富而改变,后世遂以“车笠”之交代指情谊深厚。李玉洲之赏识并推崇,袁枚感激之余,也将其列入《诸知己诗》(其八):“市上逢郎君,鸡坛敦夙好。门下作门生,裴皞啜其笑。”

乾隆二年(1737),春夏之际,袁枚离开高家,转寓金钊宅:“乾隆丁巳,予寓荐主金少司寇家。”(《广东雷琼道按察使司副使金公墓志铭》)袁枚与金钊能够在京城再次相遇,感慨实在太多:前者报罢后四处奔波以求食,情形与此前远赴广西时颇为相似;后者因高宗登基而赴京,却遭致弹劾而罢职闲居。秋冬时节,袁枚先是被沈廷芳聘为幕客,“记曾接叶亭中住,弹指于今六十霜”,诗句后自注云:“丁巳秋,余试鸿词报罢,为椒园先生权记室事,得居此亭。”(《题祝芷堂给谏〈接叶亭图〉》)后又受王晚招之以“与其儿子通书”,未及三月,王出守兴化而举家前往,袁枚再次陷入困境。王晚,字滋田,号复斋,句容人,时任刑部安徽司郎中。幸运的是,“同客王氏者赵舍人奋曰:‘子无忧,郎中虽去,其屋吾赁之,其灶吾炊之。’因共卧起,出诗文相磨切。”(《赵舍人诔》)赵舍人名贵朴,字再白,江南常熟人,四十余岁卒于京师,袁枚撰有《赵舍人诔》以祭之。

乾隆三年(1738)春,袁枚得馆于嵇璜家,教其7岁童子,四处奔波求食的生活暂时获得安定。嵇璜,字尚佐,号拙修,江南无锡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嵇璜对袁枚的帮助是多方面的,不仅解决其衣食之忧,还时常与之谈史以助其学,“犹记戊午年枚馆公家,每朝罢归相

与谈史鉴,数千年事如指掌”(《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士锡山嵇文恭公墓志铭》),甚至还拿出银两为其捐监,使他能够顺利地以钱塘籍而参与顺天乡试,“奖借公卿间,掖我登蓬莱。赠以双南金,资我走风埃”(《送嵇拙修大宗伯入都》其二)。据《清代捐纳制度》提到的捐监定例可知:俊秀一百零八两、增生八十两、武生一百两、附生九十两、廪生六十两、青衣生一百两^{[10]86}。因此,嵇璜替袁枚捐监出资不低于六十两银子。

由于诸多困扰的解决,袁枚的前路再次变得顺畅,他也一改此前对时文之态度:

前望径绝,势不得不降心俯首,惟时文之自考。又虑其不专也,于是忍心割爱,不作诗,不作古文,不观古书。授馆长安,教令嵇相国家七岁童子,朝暮瞿瞿,寝食于斯。于无情处求情,于无味处索味。如交俗客,强颜以求欢。半年后,于此道小有所得。(《与浦之秀才第二书》)

袁鉴在《袁太史稿·序》中对袁枚态度之转变这样记载:“召试博学鸿词,报罢后,不得已仍为干禄之文。乃受前辈赵横山副宪之教劝,观国初诸名家。其时,馆于今相国嵇公第,得以闭户覃思,场前作四十余篇,略有进境,随即速非,今所传于世者是也。”^{[17]1}这四十余篇时文“有性情,有史学,有才华,有笔力”(胡稚威评语)^{[17]12},不仅为袁枚敲开了仕进之门,也给其带来了很大声望。

乾隆三年(1738)八月九日,袁枚进入顺天乡试考场。据《清代职官年表》可知:戊午顺天乡试主考为孙嘉淦,副主考为吴家麒^{[6]2647}。第一场考试题目为“居敬而行简”,语出《论语·雍也》,袁枚从容应答,出场后更是“冠长纓,立贡院牌坊下,自诵其试文”(《答朱竹君学士书》附朱筠来书),可谓信心十足。房师邓逊斋批其试卷曰:“洞悉政体,如读名臣奏疏。”(邓逊斋评语)^{[17]9}第二、第三场考题分别为:“人道敏政在人”“规矩方圆”,分别出自《中庸》《孟子·离娄上》,座师孙嘉淦批曰:“高文典册用相如”“清思劲笔,有养由基射穿七札之勇”(孙合河评语)^{[17]54-56}。三文的评价都很高,乡试中式自然无虑。邓逊斋,讳时敏,四川广安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孙嘉淦,字锡公、懿斋,山西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进士。

九月十日,乡试发榜,袁枚获隽,惊喜之余,犹疑梦中,其《举京兆》诗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信当喜极翻愁误,物到难求得尚疑。一日姓名京兆举,十年涕泪桂花知。泥金挂壁春日早,贺客遮门月去迟。想见故园灯火夕,老亲望眼正穿时。

袁枚疑梦有因:“四上不中隽,自信几不坚。未知今生世,与榜可有缘。”(《戊子榜发日,作一诗寄戊午座主邓逊斋先生》)因此,此次中举,袁枚对邓逊斋感激不已,邓对袁枚也是大加称赞,将其列入戊午乡试所得“一文一武”中的“一文”,与满人阿桂并列。《随园诗话补遗》卷三也云:“乾隆戊午科,余与阿广庭相公,同出四川邓逊斋先生之门。……先生常向人云:‘我门生不多,而一文一武,足胜人千百。’”(《随园诗话补遗》卷三第四二则)孙嘉淦则被袁枚列入《诸知己诗》之五:“登门已足荣,何况嘘植之!千秋溯渊源,大贤为吾师。”(其五)

发榜之日,还发生一事使袁枚倍觉哀痛:

戊午秋,星望公病笃,犹读余闋墨,许为第一。初十日,榜发,余获隽,而先生即于是日委化。余感生平知己之恩,往视含殓,颜色惨凄。其戚唐某疑余落第,再三道屈,坐客无不掩口而笑。(《随园诗话》卷十二第四八则)

王星望对袁枚有知遇之恩,而受聘于嵇璜府也颇得其力,因此,袁枚不仅前往吊唁,还赋诗哭之:“怜才剩有几人存?又送灵旗出郭门。……忍向襄阳见华屋?山河回首亦消魂。”(《哭侍御王星望先生》)

乾隆四年(1739)正月,孙宗溥聘请袁枚“权记室事”而馆其家(《南陵道上喜晤宣州太守孙公,别后却寄》)。孙宗溥,字守愚,号牧堂,仁和人,乾隆二年进士,官礼科给事中。袁枚有诗曰:“居停那敢忘君家?春雨盈盈烛影斜。还借君家池上水,照依初次插宫花。”(《宣州道上遇孙敦夫太守作》其二)显然,袁枚春季始馆孙家,直至殿试高中。

三月九日,袁枚参加会试考试,考官有赵国麟、留保等^{[6]2917}。《袁太史稿》收录了袁枚“己未会墨”二文。其一为“生而知之次也”,语出《论语·季氏》,房师蒋溥评曰:“心似玲珑,笔如牛弩,奇才,奇才!”(蒋恒轩评语)^{[17]38}“奇才”之誉,评价极高。其二为“舜好问而于民”,语出《中庸》,座师留保批曰:“此是闺中敛才就法之文,恰亦如题而止。”(留松斋评语)^{[17]30}言辞颇为肯定。蒋溥,字恒轩,又字质甫,江苏常熟人,雍正八年(1730)进士;留保,字松斋,号恤纬,满洲正白旗人,康熙六十年(1721)钦赐进士。蒋、留二人对袁枚最为赏识:

虞山蒋文恪公入相后,门生满天下。而从前官至学士,尚未持文衡也。己未初次分房,得予与袁文达公。故尝向公戏引南汉刘铨语云:“若聚饮同门,枚当执挺,为门生之长。”公为莞然。(《随园诗话补遗》卷四第六二则)

己未座主留松斋(讳保)先生,于诸门生中待余最厚。(《随园诗话补遗》卷九第一〇则)

己未会试也有一插曲值得关注:大学士鄂尔泰此前曾预测多人中式,结果“所卜悉不雉,惟袁枚一人验耳”,袁枚闻之,“虽感公,竟不知从何处见枚文也。以公位尊,亦不敢一谒谢”(《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此事是否存在,已难确定,但袁枚之名在京城还是关注度较高。鄂尔泰,字毅庵,号西林,满洲镶蓝旗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举人,官至大学士,谥文端公。

四月五日,殿试在保和殿举行,袁枚于此曾参加过博学鸿词试,此番重来,颇为感慨:“霓裳三百都输我,此处曾来第二回。”(《随园诗话》卷四第六六则)殿试结果,袁枚名列二甲第五名,考中进士,其《胪唱》诗其一云:“一声胪唱九天闻,最是三珠树出群。我愧牧之名第五,也随太史看祥云。”“三珠树”为一甲三人:庄有恭、涂逢震、秦勇均^{[6]2805}。“牧之”,指唐人杜牧,曾考中进士第五名,袁枚自比杜牧,其豪情万丈,可谓傲视同年。

袁枚曾说:“余不喜时文,而平生颇得其力。”(《随园诗话》卷十二第八九则)此处的“颇得其力”,虽然指的是《袁太史稿》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但也是“时文”让袁枚科场连捷,二十四岁便成为进士而受到万人瞩目。“不到月宫游,那识嫦娥好?不夺锦标归,谁信骊龙巧?寄语灯窗苦志人,人生此处来宜早。”(《琼林曲》)而“月宫游”“夺锦标”的前提还是要苦攻时文。因此,袁枚的这一“寄语”既有劝习时文的苦口婆心,更有苦尽甘来的志得意满。

综上所述,袁枚是幸运的,其科举之路虽出现过多次“不惬意”,但关键时刻总能柳暗花明:由于早慧,“还骑竹马戏”的他便名动杭州;出于争胜,敷文书院留下他“气盛跳荡”的身影;缘于年轻,他在鸿词试场上意气风发时屡被要求噤声;基于信心,乡试、会试、殿试他又总能轻而易举地过关斩将,从而实现了成千上万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梦想。当然,袁枚的幸运与“诸知己”的慧眼赏识密切相关,但其强烈的自信和独特的个性也无疑起到了作用。

袁枚的科举经历对他后世的仕宦生涯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三年后满文考试“最下等”(《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的成绩,使他“三年春梦玉堂空,珂马萧萧落叶中”(《改官白下留别诸同年》),从而结束了万人羡慕、前途无量的翰林生涯而只能外放到江南,七载县令后,又不得不辞官隐居于小仓山之随园。“仆少不好作《四书》文,虽入学,虽食饩,虽受荐于房考,而心终不以为然。”(《与傅之秀才第二书》)袁枚对清代科举八股取士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则成为他选择诗文创作以“立言”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 王英志. 附录二“袁枚传记资料”[M]//王英志. 袁枚全集:捌.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 [2] 王英志. 袁枚评传[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3] 商衍鎤. 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及有关著作[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4.
- [4] 彭定求. 全唐诗:卷一六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99:1697.
- [5] 赵尔巽,等. 清史稿:第三十四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6] 钱实甫. 清代职官年表[M].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 世宗宪皇帝实录:卷四九[M]//清实录:第七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5:737.
- [8] 陈戌国. 礼记校注[M]. 长沙:岳麓书社,2004:104.
- [9] 于景祥. 金榜题名:清代科举述要[M]. 沈阳:辽海出版社,1997:7-8.
- [10] 郑幸. 袁枚年谱新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11] 袁枚. 随园琐记·子不语:卷十七[M]//王英志. 袁枚全集:肆.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 [12] 林铁钧,史松. 清史编年:第四卷[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 [13] 沈鼎生. 谢为省斋先叔铭墓·续同人集:“答谢类”[M]//王英志. 袁枚全集:陆.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219.
- [14] 范晔. 后汉书:第八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5:2235.
- [15] 清高宗实录:卷二七[M]//清实录:第九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6] 李昉,等. 太平御览: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60:1877.
- [17] 袁枚. 袁太史稿[M]//王英志. 袁枚全集:伍.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

Study on Yuan Mei's Experienc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ANG Zhengb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Yuan Mei (1716 — 1798) is a famous poet in Qing Dynasty, however the record of hi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rather brief. A detailed study on it can reveal his strong self-confidence and outstanding personality, which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his official career. His despising attitude towards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propelled him into choosing poetic creation as his way of utterance.

Key words: Yuan Mei; experience in imperial examination; official career; temporarily organized examination

〔责任编辑:王建霞〕